



10231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之五

傳

楊忠愍公傳



楊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其先小興州人
洪武中小興州數被虜詔盡徙其民內地公之始祖
百源遂家於保定容城之河照村百源生子述正述
正生進公高祖也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公之父富後
以公貴贈兵部主事初富娶曹生子繼昌媵陳女生
繼美既曹復生公甫七歲曹卒陳女妬日使公牧牛
踰年公從牧所經里塾觀里中兒誦書習禮心好之

方山集卷之五

俞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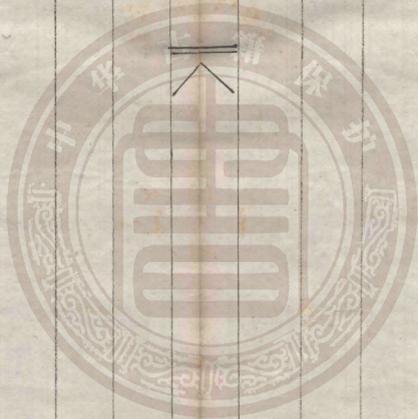
歸謂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焉能學公曰幼能
牧牛獨不能學兄言於父聽之學然亦不廢牧也年
十一父亦卒縣官役兄充稅長公遂往代之至十三
從師習舉業十一補縣學生及一讀書於邑之僧寺
親執薪水自勵刻苦讀書每至夜分膏一不繼瞑坐
而思晝所讀書意義明年春諸僧病疫同舍生俱去
公獨爲僧治湯藥僧病旋愈旣而聞兄病疫奔歸日
夜不解衣扶侍尋亦愈公數試于鄉不第家益貧勤
苦愈勵竟舉庚子順天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將入
國子監兄繼昌以入監必致旅費乃議析居公不允

乘公出分遺公^叔穀石遂析居焉公游太學再試
皆首冠諸生名益起薦紳大夫遍館穀之婦居家治
農亦獲有年橐中稍稍有餘積公歸置酒召姻族奉
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兄析居者懼旅費不給爲
兄累今幸有餘鎡足佐兄朝夕請復同居可乎兄赧
然許之會復當計借有司以白金三十兩爲贖公悉
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甲辰復下第再入國學又明
年丁未舉進士授南吏部驗封主事時驗封缺郎中
公掌驗封祛吏弊諸聽撥吏籍序先後次第闡定勞
逸苦樂吏弗得假手上下稱服公^以以司事簡稍事

文藝久而厭之是時韓邦奇爲兵部尚書公從之受
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自製琴瑟簫管埙篪之類合諸
樂奏之各相和諧乃以復韓韓大悅且謂吾欲制十
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
凝思廢食寢者三日恍然而悟若有神助韓旣歸老
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
壬奇門兵陣之書以授子公乃徧習之曰此亦儒者
之餘事也會諸寮有講聖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
此曹多立黨作僞鼓舞柰何效之公曰道者吾性分
之所當盡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邪庚戌秋虜犯京

師南都擢發兵入援人或難之公獨曰古人每欲繫
名王頸縛至闕下况城下之辱臣子敢愛死乎毅然
欲行會虜退已之明年秩滿考績道出山東趨曲阜
謁孔顏廟登泰山絕頂有感於聖人天道之極致而
益志於學明年辛亥春至吏部遷兵部車駕司員外
郎時咸寧侯仇鸞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鸞
施施外驕內寔畏虜請互開市於邊以幣帛易虜馬
公乃上䟽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
和親別名也虜踐躡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我先之
以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往北伐之詔一下

天下曉然知聖意有在日夜輸其兵食以給京師而
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堂堂天
朝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屨倒置損國威重其不可三
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謂國畏虜
厭兵墮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
方講習武畧無改以和弛之懈邊鎮飭武之志其不
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且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
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乃通虜之門其不
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忌國威不敢肆今
縣官懼而奉虜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



五

程張朱元許衡劉因明薛瑄諸賢以示師法諸生日
益衆無所取食公廉知狄道田值甚賤者因里書飛
詭弊甚應徵糧草率多偏累故田多空閒公乃設法
稽查劾實各戶輕重均平旣乃鬻所乘馬及婦張夫
人奩具買民間空閒地二千畝做古井田意割授諸
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
廢圃使種蔬引洮河之水灌之之地益以肥饒諸生
咸有所資邑故有煤山番民利於賣木煤遂爲阻遏
不開是薪值日貴公召番民諭之咸服煤山遂開
百姓稱便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購褐者公持其
人曰御史無是也卽御史欲褐吾且得請之自是上
官無來購褐者矣未踰年虜敗約入寇仇鸞奸復露
罪至族公言大驗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赴
諸城月餘遷南戶部主事赴南戶部三日遷刑部員
外公方就道復調兵部武選中夜起坐自詫曰上
生我於濱死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曰公休矣且
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
嚴氏父子勢百于鸞公何能圖報公大悟曰吾乃今
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草論高䟽疏成癸丑元日
將上之會上方怒內庭諸給事有所行遣公趨出

至十四日乃齋齋三日乃上疏其畧曰臣先因阻馬市下獄逆鸞威囑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自今以往之年皆

陛下之賜而臣身固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十大罪爲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

帝詔天下

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挾 陛下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

一或少違立加顯禍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

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

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祖宗之成

法一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旨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附我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怒以彰一己之威福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高甚於畏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同于人曰上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題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也。此掩君上

之治功三罪也。陛下今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之

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門人趙文華等羣會而票。屢更數手機密漏泄所以題

疏方上滿朝已知。旨意及下果不爽一字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本票擬本

卽潛送嵩所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令本封進此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

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真

孰敢不畏天下孰敢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高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壽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

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入爲工部尚書陳圭入掌後府黃如桂遷太僕少卿是嵩旣竊 陛下爵賞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偏旣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 生嘉靖二十九年大同總兵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于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逼勒兵部

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歷高
父子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高上反
肆凌侮故高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
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刃黨
之跡以 陛下之高明然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
敢肆者恃有高在終而高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固鸞也而受
賄引用鸞者高與世蕃也高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
此引背逆之姦臣六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久頓
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

於高高乃曰虜勢難擊京邊不同敗於邊可掩也敗
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欲茵載將自退耳故 夔傳
令不戰及 陛下逮洩汝夔求救於高高又曰無恐

也吾爲審䟽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高所紿乃
大呼曰嚴嵩誤我嚴嵩誤我是高以不戰紿國而以
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罪也黜陟者人君
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
論劾高與世蕃革任爲民矣高於考察京官之時逼
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 應豐罷黜荷蒙 聖

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高猶

故其報復之私則稍遠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不可
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
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
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
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中外之臣
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 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且倡言考察去官求不舉用一罹誣誤雖
賢良方正禁錮終身伏覩 祖訓典章又何嘗有此
例邪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今 戶部之權皆撓于

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
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以致各官
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
不得不利削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
於嵩不得不濫取百姓 以以百姓多至 離利歸一
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高之肉 皇上雖屢
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賊嵩殘虐之害哉知是臣恐
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心

弊也先朝風俗淳厚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
翰臣語也 次君貪污率下通賄慙勤者貪如盜蹶而

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

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罪也嵩有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于

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

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而納于陛下之左右一言一動無不報嵩

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陛下悅嵩之爭事合意而謂之

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

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趙文華爲通政使凡詔到文華必於副

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詔以情節嵩皆預知少

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

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 陛下之納言

乃賊嵩之攔路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閣臣禁衛嵩則與閣臣禁衛聯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師四千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聘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股肱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閣臣禁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初選之時又擇熟軟圓

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舉刺聽嵩使令歷俸五六年一無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彼附嵩之效又如此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敢忤嵩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接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
爲一黨互相倚附輔佐大臣各部堂司大率皆嵩心
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膂之人可托以輸忱宣力者
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皆
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
縫之五姦一破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
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
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
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
時淨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姦

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
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臣孤直成性忠義鬱

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

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

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某某受 陛下優眷不減於

嵩而畏嵩特甚事嵩惟謹結爲婚姻投爲鄉里 陛

下試以臣言問之某某必不敢言乞召問 二王令

其面陳如果臣言是實將嵩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

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嵩既去豪傑必出賞

爵旣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 聖斷知中國

內臣圍觀者以千數罵嚴嵩老賊者不絕聲審時王學益執筆判以比律情真題請欽依監候處決甲寅夏間獄疫甚作提牢主事浮梁曹天祐阿嵩意斷絕醫藥人皆以公必死幸海寧應明德代爲提牢乃出公老監病爲稍愈九月朝審吏部尚書李默首判情真仍前監候乙卯九月晦竟論死公臨刑時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充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嚴

高彥狀大露御史鄒應龍自分與公同死上疏極言上悟逐之歸世蕃戍雷州又二年御史林潤發世蕃大逆縛至京師梟首西市籍其家貲巨萬萬高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

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錄一子入監無何用陳瓚言謚公忠愍用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祀公額曰旌忠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九月晦年僅四十配張夫人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子二長卽應尾太學生次應某娶都御史王遴女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又有嘗許

公婚旋自悔匿避去者 天子旌公之明年應尾謀
改葬公於某原

逸史氏曰楊忠愍公事比之借劔裂麻者蓋尤懇切
焉公所自叙年譜沒後增減者多不同士人謂當爲
傳之豈直秉彜之好將以傳信哉蓋亦有感於時事
之日趨而人之無所不至也先楊爵論事下獄時浦
鎡周天佐輩猶相繼上疏拯之至公下獄及赴市曹
不惟無一人抹之而附和相嵩者猶紛紛也嵩之積
威比黨噫其甚矣卒之天道不爽人心不死鄒應龍
出焉而林潤繼之竟致嵩子世蕃梟首沒產而嵩亦
流落以死公則竟膺恤典廟食百世申包胥謂天定
勝人人衆亦能勝天要之人終不能勝天也彼附和
嵩者縱逃顯戮而章羞遺臭漫不容掩顧猶被朱紫
橫金玉務巧飾以罔人亦馬牛而襟裾耳卽鄉里庸
人猶嚼穢之將安往而用其施施哉余故叙而傳之
庶後之人知所鑒焉

方山呼先生年九卷二十六

傳

蒼谷先生傳

蒼谷先生者河南郟縣人也姓王名尚綱字鉅

號蒼谷學者稱爲蒼谷先生始在襁褓即穎異

能言時遂出成人語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

父母乃謂其父教授平山君曰兒長當如此七歲口

記數百言或謂之曰子後當狀元及第乃應之曰吾

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蓋自其童穉時已立志爲

賢之學矣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于三禮年十

名集卷十六

一

何

以儒士中弘治乙卯鄉試壬戌第進士授兵部職

主事有賢名正德戊辰調吏部稽勲主事尋遷驗

員外郎已巳遷稽勲郎中值尚書張綵依阿逆瑾

焰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不堪

嚙之或謂先生曰固知不屑於富貴如將取禍何

生曰是有命焉非逢迎之所能免也不閱月綵坐

黨伏誅人服先生之達壬申遷菴楊公爲尚書先

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踰請侍

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

書臺開榻睡洞往來於扈欄聖德程人

意所適採山釣水將終身也京

字雖徵書屢至矢志不移已卯起四

不得口就道時陝西值虜寇遠菴自吏部尚書

復起爲三邊總制且九生喜曰吾今日乃知王

入也卽以兵柄付之不閱月以遂菴特疏以薦

戎聞母喪仰天大慟曰爲數之出貽終身之恨

半夜奔歸曲盡葬祭之禮戊子冬起復赴部中途

歲大饑奏採荒十三事已而復除山西叅政己丑

夏四月遷浙江右布政使庚寅冬巡按浙江御史李

佶以先生不行落折之禮妄摭論列先生曰御史爲

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作威動以劾疏凌人尚可仕

乎遂棄官歸歸不逾月吏部覆奏冒李佶職在激揚

論事不實王綱宜照舊供職乃復移檄起先生於家

督促再三至辛卯秋乃復如浙浙之老幼歡呼迎候

者載道然先生此起蓋已非其志矣至冬十月疾化

遂卒先生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

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然寔非先生之所尚也先

生平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

人以年當必有繼往聖以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

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薛某曰余爲南吏部主事時安陽崔後渠先生爲禮侍嘗與余論弘治間人才在其中州者則以何栢齋王蒼谷爲首稱謂其志於理學而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孟有涯諸公則文章氣節之士耳及余進郎中臨分張西磐先生爲吏書每論及同年之在中州者則亦曰栢齋蒼谷而大復浚川次之其評隲之微亦後渠之意也余亦素聞諸公之大畧旣因兩先生之言而致詳焉然於蒼谷之爲浙江右轄則竟未之知也故先年作浙江通誌於官司中竟遺蒼谷之名乃今其季子府特持當代諸賢各書蒼谷之素履詣余問傳而余又記憶崔張之言不覺憮然自失晉陶侃子胡奴以表宏爲東征賦不及其父功烈至抽刀問之而宏爲之續書其畢矧府禮問之殷而余又素知蒼谷之賢者其又何辭因爲之傳云

屏山整叟傳

屏山整叟微之休寧人也初稱木訥子遜迹丘園閉戶著述不預聞人間事因自號曰屏山整叟云叟姓黃名生莆系出漢尚書令香之後迨晉有名元集者爲新安郡守歿窆郡治子孫因籍居焉至唐有名儀

有爲初門縣尉又家祁門之左田儀孫萬一

休寧之子自宋及元孝廉明經代有聞人叟之

祖啓與趙東山大史朱風林學士友善生子樞遂受

業二公之門洪武初以學行徵辭不就隱居教授學

者稱爲後圃先生各具部史中樞生安民安民生維

大博學好古精於書法圖畫叟之父也叟自幼不羣

性緩貌古遵父訓習史旨子史得其要指遂屏去舉

子業潛心程朱之學詩工古文辭亦隨意興所

至寔非其好一時文學鉅公如西涯李先生篁墩程

先生咸推讓之欲薦爲校書官叟一布衣吾分冕服

高齋卷三十六

四

張本

非所願也遂不入京師於是遊濠濮浴間寓目

懷輒發爲詩辭以心志時聞河關津征稅太重叟

上書當路裁省行旅商賈咸爲稱便或謂叟曰

不欲預聞而觸目激中自不能已於言也旣乃

南屏山中構雲松書屋讀書其中旋即掩卷默

居如也嘗曰一真自如萬有皆空吾何有哉於

黜陟一切付之不聞故自號聱叟蓋其所得

士於成化某年月日至正德某年月日乃卒

有七其子若孫能克承叟業業而不忘太

分常與善人不信然哉嗚呼若叟者

雖欲不聞而潛德幽光令聞長世自有不容泯沒者矣薛子曰夫自遠古之風逝而人多情竇膠於見聞而一切外物靡不視爲已有於是秉機握智而相角者紛如矣聲叟抱德含和而與元化相爲游衍方諸古人其殆樽里鶻冠之儒與生今之世皆若而人孰謂剖斗折衡不可以治天下邪余故撮其大都爲之傳云

方母傳

徽歙邑里唯方與汪族姓最大方母出自汪其父堅居巖鎮以行義聞于鄉母生稟淑慧在室時即閑於

家訓知大義甫及笄歸其夫子順菴方君從政方之先曰演曰恬曰移忠曰有聞相繼登宋進士歷官咸有聲績迨母夫子之會高以下皆隱德不仕旣又以俗尚相矜以賈其夫子承父業亦勤於事賈經累歲不一過鄉邑母事其舅姑如事父母姑性尤嚴母委曲承順務得其歡心問安視膳姑甚宜之不啻其子之常在膝下也夫子間賈歸陳其綺縠金貝珠璣翠瑋方物母輒曰夫子勤生以致奇羨非不起家也吾聞而家故業士今且遷故業者四三世矣盍念諸夫子曰此吾志也如賈何於是母有三子長瑜次璧次

玠自能食能言時母卽教之以義方愛而知勞比猶
長視其所就各授之業或讀書或治生成底厥成雖
其夫子什九在外而母固兼盡父道也其尤所注意
者則唯士業爲先夙夜語其子曰學固殖也不學將
落汝其務親明師近益友戒勿與不若己者處旣瑜
舉嘉靖戊子鄉試母曰讀古人書恐不專在應進士
舉也其尚求古人之所以爲學者乎瑜於是從涇野
呂先生游得敦行反身之學及登甲辰進士授戶部
主事尋封母夫子如其官母爲安人母每以書諭玠
曰吾舉家受國恩矣汝當以人做官勿得以官做

人平生所以正在今日報效汝其勉諸旣瑜偃蹇仕
路輒又以書慰之曰汝其勿以升沉爲人嘗有言
做美官不若做好人吾但願汝做好人也雖是瑜奉
訓唯謹仕而學學而仕稍遷郎中再落再起後先一
官旣比而南淹十餘載弗調隨在盡職暇則讀書談
道漠然不加之意雖時方尚進識者亦自知有暉山
君子云璧善理家玠爲博士弟子員有名何莫而非
母安人之教也徽自是咸知以儒業相高而富商大
賈之家亦彬彬多文學之士是固羨暉山而興起然
謂爲方母之教之旁及非邪於若方母者可不謂賢

古稱內行不踰閩方母之賢何較著若此哉
子暉山嘗同游涇野呂先生之門見微之
道其母氏之懿德頗詳至是暉山屬余爲
因歎鄒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富其人遂多
趨利陳咸直道其父萬年教之誥佞干進
之移人雖聖賢之鄉鬻男子所不免也
能爲漢孟博宋和靖之母者幾人哉方
谷子不爲習俗所遷而風聲所被又足
左商賈而右儒學其關繫豈微乎哉若
州恤置撫下與夫婉婉聽從之儀麻泉酒
母之餘事而更僕難紀也余特論著其
略

知傳

雲之金華 溪人年十八歸同邑郭鼎歸
午遂矢志靡忒今年六十有一矣族屬鄉
近咸傳頌贊歎如山一口先是按察使史
陳元珂知縣任良貴各傳檄揭匾表諸其
節節婦云節婦姓柴氏其祖道淵舉永
朝故名邑國朝發科則自道淵始道淵

曾孫慎嚴毅慷慨娶方氏有賢行生節婦性孝順
朴在室時即勤紡績既入郭氏夫君日商於外節婦
事舅姑服勞奉養稍有不給紉綴女工以易十腴温
軟曲盡婦道及夫既卒二子堯佐堯傳方在襁褓伯
氏利其所營讒於姑張百方震凌將奪之節節婦曰
冰茹蘖益脩婦道久之而姑意漸釋既而姑有疾節
婦蚤夜扶掖卧起治湯藥不暫離左右姑乃祝天曰
吾殆死矣生前多負吾婦死如有知將厚報之竟感
動至此父慎無子節婦遣子堯佐時候於側父曰
吾有孝女其子卽吾孫也吾其嗣之遂相以終其

身鄉人謂節婦匪直孝於其姑且又孝於其父不以
既嫁而少易也蘭谿當饒信閩越之衝俗多商賈以
治生爲急節婦雖孳孳孤寡特教子業儒遣從名士
游而二子學皆就緒既乃屢蹶場屋人或惜焉節婦
聞之曰吾教兒務學爲君子不專在科第間也人以
是謂其有孟仇之心焉居常勤業起家睦鄰恤賈每
戒婢僕務在積德不專積財潛處一室雖親戚罕見
嘗疾病二子請延醫視之節婦曰吾未亡人也即死
甘心可就醫察脉息見膚理乎因止之是其一念堅
貞生死所不恤也余視學兩浙時至蘭谿校士首得

劉節婦傳 去浙十有三年矣先傳不
余山中請 其母余因疾未作期年而至
亦可知也因按其 而書其 都如古堯
忠疇云

觀史傳紀古節婦往往有殺身以殉其夫
豈不赫然烈哉然慷慨之氣發於一時或
郭節婦者少喪其夫從 守義歷六十餘
卅一日竟至撫孤樹立以興郭氏妻道無
若節婦者其成郭氏也大矣故 死事

一匹婦之爲諒者可易及邪余故傳之以

小焉

才出集卷六

九

俞胤

劉節婦傳

知者江西瑞州高安 氏女也年十七歸

爲妻歸五年而舜卒舅姑垂老在堂日

孟春甫半歲嗷嗷襁褓以待乳而劉乃

以身殉哀毀萬狀水漿不入口者連日

村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血

臨者咸皆哀矜感愴 六姑輟哭而謂曰新

吾言若遂而矢死之志舅姑無賴血祀孤危

人可古稱毀不滅性蓋爲其 養絕類也於

唯經紀襄事既畢惟杜門紡績養

允艱辛靡不備嘗子稍長卽課讀書及游

不五從外歸卽問以所與游者何人如其直諒多

之士則悅有不如己者輒以擇交戒之子駿駸

行立爲世名流嘉靖甲子舉于鄉明年乙丑第進士

遂上疏于朝其畧曰臣今獲事陛下莫大之幸也然

臣有烏鳥私情刺心刻骨臣不敢隱臣生半歲而先

臣棄臣臣母劉今年五十七歲守節蓋三十有六年

矣使臣無劉決不能苟全以至今日先臣無劉決不

能育臣以正 祀臣祖父母無劉決不能朝夕以存

生命是臣母劉節孝兩全鄉黨素聞神明共鑒者也

願陛下下臣此 所司核實俾臣母劉預沾昭代

典章臣捐軀圖報死且不渝矣上允之命禮部照會

江西布政司行瑞州府高安縣照例旌表其閭曰傳

姪妻劉氏貞節之門君子以其有孟春爲之子故又

曰傳母劉節婦云薛某曰傳劉之節余教學江西時

盜嘗聞之矣乃今其子進士筮仕推吾常政教覃被

上民其同年湏進士用賓旣已屬余叙之武進令長

訓石某又與同年進士也秉彝之好戚不能已復謂

余曰善言必再當爲立傳余遂傳其事而申論之曰

昔范曄作東漢書謂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其徽美可訓也而世典咸漏焉蓋悼遷固作史漢不爲若人立傳也故遂自漢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搜次才行自鮑宣妻以下凡若干人咸爲傳之而魏晉唐宋以下諸史皆效法焉若傳劉節邁寒松心踰匪石其操行如此且成其令子家國咸賴母儀婦道追配前休不爲尤烈邪於乎不惟可爲內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問學所遇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此亦可以自厲矣

謝室徐孺人傳

古今集卷三十六

十一

倉鹿

謝室徐孺人紹興上虞人也徐爲上虞著姓有莫一處士讀書習禮孚于里人生子學一有處士風娶李氏夫婦媿德生孺人孺人自幼端重寡言笑兄弟行輩見之無不歛戢莫一嘗指示諸子曰此女非凡當慎爲擇配值同邑謝玉亦娶李氏生子鳴治少聰慧發言舉止動有檢束二李固族姊妹歸寧燕見見子女相類咸默默注意乃各歸語其夫請媒妁議婚禮遂委禽焉嘉靖乙酉孺人年十九歸鳴治鳴治時年

十七日就外傳修舉子業孺人事舅姑恭謹親操井臼米鹽醃酪紉鍼澣濯諸凡細瑣悉代姑綜理敬順

從夫而警戒規勉之意時寓其中族屬士人咸謂孟
光舉案樂妻斷機孺人蓋昭合焉姑故李莊簡公之
後性嚴肅尤善以動作威儀鑒別人每見孺人輒喜
盈眉睫其姆孀尊行亦時爲其姑賀曰賢哉婦也鳳
有毛麟有角是不特相夫成名必生賢子孫以昌國
家大吾門矣行當驗之戊子鳴治補縣學弟 只孺
人脫簪珥以資束修之儀未幾舅病卒孺人哀毀不
置相夫執喪祭如禮謝故世業農乃舅旣卒而夫又
銳志進取攜其二子師成師嚴日就問學不知治生
家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之 一不煩其夫亦不以

友集卷三十六

三

張本

聞之於姑姑安享其養亦竟忘其不給也夫有二弟
未娶乃請於姑售產以成其婚以是夫得專意學業
尋補廩膳生孺人曰士本家食而乃獲沾祿養吾君
子將何以圖報乎夫感其言益加奮厲值數奇屢試
于鄉不第乃復慰之曰君勿憂二子長者冠切者亦
總角矣君教之成立固所以爲圖報地也甲寅
以跌仆致病淹延枕席孺人晨夕扶掖不少
乙卯秋鳴治將同師成入試省闈以母病疑
人遵姑之命曰君第往姑病有婦在君無慮
姑病漸劇孺人親嘗湯藥衣被垢穢手自浣

婢從見姑時時執孺人手曰汝老

我至矣我無以

報汝願汝子婦亦如汝也旣而

汝子科場清

息之矣頃刻報至師

式乃復曰此孫乃吾孝婦

之報也孺人命師嚴進酒跪獻姑又指師嚴曰是兒

當卽繼之時八月二十九日也踰一月姑卒孺人毀

絕復甦迨師嚴果亦中式孺人號呼曰姑言驗

矣恨不及見也泣數行下孺人歸謝三十年治家勞

勤疾病相仍因勸夫置妾以待朝夕此又世俗女婦

所難者君子謂有得於江沱小星之化者不是過也

嗚呼若孺人也不謂賢孝矣哉某年某月某日以

疾卒卒之三年乙丑師嚴舉進士令武進德澤洽於
士民而治行著於朝野識者又推爲孺人之教云若
鳴治爲州府學訓導以善教聞而師成績學待問
行將顯著于時尤不可量也

東吳逸史曰昔馬遷作史記不爲女婦立傳而劉向
則傳古列女母儀賢明二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其

類凡七匪直以垂內則且謂王政必自上知也而班

固作漢書乃復畧之豈亦子意謂內行不可即

門故置之也余則謂女德善於家國治勿而

之意也不可誣也故今於諸徐之傳重古

君伯仲之請而備人之賢孝余嘗觀風吳地預聞其有足傳者故特書之以備國史之采擇云

劉孺人傳

劉孺人邵氏寧波慈谿人也邵爲慈谿著姓有名愚者舉鄉試爲邑聞人其曾孫某娶表生孺人及笄歸於同邑劉藩藩之父某業儒而貧藩自弱冠卽授徒四方以資事育及再試于鄉弗第遂北走京師就醫籍試試復累躓乃授徒京師父命孺人北上從其夫舟過德州俄傳流賊且至同舟姻族輩將倉卒棄舟遁促孺人假男子衣冠同行孺人曰吾雖婦人嘗聞

失節事大若男女同行則大節先失何以生爲須賊至卽赴河一死耳君輩速行勿我慮也姻族感歎不忍棄去各稽首籲天俄得風便遂返入州城避焉弗及于難孺人從夫客京師甘貧治生服麤茹淡迎養舅姑撫育子女黽勉有無備歷艱苦又夫君性豁達輕財不屑屑生業見人窘厄輒捐已以濟孺人能順其志安焉惟日以養親教子爲事京居遠近聞者莫不曰劉翁媪好修若是天必不終困也嘉靖丁酉子廷儀舉于京闈明年戊戌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癸卯覃恩封藩如子官邵爲孺人云孺人時雖貴而儉

勤如故非賓祭未嘗御統緒有垢做手自浣綴至
菹烹葵每身親之御之諷勸自逸輒曰人過逸去
生吾性所便安不爲勞也孺人素聞其舅訓子此
多舉古人嘉言善行亦侍舉以爲內訓御史歷在
人多在宦邸每曰官雖肩較秀才時不啻過分分
御史官至 守亦守亦 殖云孺人於某年月日卒
八十五

東吳逸史曰宋景濂以內行不出閨門六作浦
志不爲女婦立傳余嘗總志兩浙事其於女婦也
節著聞者書之而居常處順者即賢淑亦未之及

乃今思之閨門爲萬化之原而賢淑者亦宜闡發
勵世風也劉舉人志登狀其祖母孺人邵氏之行
請傳不覺余心有戚戚焉矧余嘗令慈慈與孺人之
子御史故相知而稔聞其母之賢也故按狀書之以
授志登志登蓋御史之子而孺人之孫也賢者必
後此亦足徵云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七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

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迺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于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安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

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 聖主文

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嘆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挂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脩脩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寔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

世者哉柰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臯陶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况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觀渾渤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

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典之寢混學術之不明余
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
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
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
祠社堂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
具悉有附錄在不書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余嘗讀易至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未嘗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身冒忌
諱而不顧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

何怨則又嘆曰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
民之命仁夷齊以正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
夫固各有攸當而不以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

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
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緱城里人又稱爲
緱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寔其仲子
淵源所漸目擲而大其出處本末則着儒父老往往
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專鄉錄有補國史之
議有春秋俎豆之請夫旣或述之矣吾獨非天先生
之所值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

爲之一引援其死獨慘於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君子筐厥玄黃小人壺漿箪食凡紹王而見休者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爲叩馬之諫至謂之不仁不孝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於二子哉而顧扶而去之俾弗罹於左右之兵也蓋武王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爲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強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於天地明於日月威於雷電凜於鬼神洋洋乎鼓舞羣

動整齊六合制御八荒攝伏庶慝俾夫渙者萃離者合強梁者沮沮詐者息而如綫之緒猶得維持於數十年而不壞者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爲之所耶然首陽之卧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絜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惑於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恨之意蓋直浮於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百世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則先生之於夷齊均爲不死者矣寧海舊建祠於緱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

君時秀令茲邑謂緹城舊祠倂

規制未愜無

以昭示前修興起後學遂進諸生楊天倫輩議毀卧
龍山三官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
爲堂若干楹後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爲牌
門一其碑亭二則又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
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
茲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爲文勒諸石余敬次數語
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擊鼓卧龍之陽牲
牲蕩滌肅合馨香神之來思英風載揚恍惚及交涉
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觴又
歌曰紛再拜廢徹趨踰禮成焚瘞感激衷腸靈之
往矣旋駕洪荒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
寒芒歌以送神地久天長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吾薛自河東徙昆陵至宋和國公始顯公初居漏湖
之黃土岸旣乃讀書錫山往返跋涉遂置別業於橫
林之後埭子亭二守之後立公祠肖像於中亭二
生彥泓彥泓生文俱能世其業元末干兵洪武初
文之子祥伯吾高祖也徙五木之余去後埭僅數
里而南嘗欲爲公建祠未酬厥志旋時先考功益

屢言之因循未能也。嘉靖癸丑旂歸自浙待次家居思宋尹麻二臣皆死節于茲久缺祀典爲建二忠祠以祀之仍造橋於祠右而疏河以通舟楫忽得石刻於土中蓋公嘗築觀文橋于茲積久圯壞旂感而異之因於二忠祠北特建公祠豈時序代遷廢興相禪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容自己者乎抑天下之公論久而自明而公之心跡未盡白於身後者將至是而始定乎旂因祠成立碑以書其事爲論世者公言之而非敢以厚誣也初公在寧宗朝以父任補官目擊時事夙有去志丐祠不允旣以樓宣獻公鑰薦復舉

制科循歷通顯當是時日食迭見大火頻仍朝臣鮮有言者公獨上疏其畧曰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若今日避殿損膳僅舉故事非所以消疹而召和也尚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必求其所未至必思其所未周恢復本爲至計而壞於匪人和好甚非長策而迫於時事惟陛下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荒之戒庶天心昭格而咎徵可回矣疏入上爲之欽容其諸更楮備邊補偏救敝而默旋潛幹者則又更

僕難數也由是觀之公豈隱忍附麗以希富貴者哉
一時論者徒以其位侔史相未見抵忤遂生疑議而
不知亢害承制公固苦心於其間也不然則剛正精
博如樓公固趙公汝愚所謂當今人物也立朝少所
許可其所留者唯晦菴朱先生其所薦者唯公斯亦
可以諒公之素矣及觀公在臨安湖山宴會多所不
預至今月巖峭壁所刻尚可考見則公憂時感事之
懷固有難以語人者向果若人言雖孝子慈孫百世
難改旂亦豈敢厚誣公哉公之名字歷官封錫其詳
具宋史列傳不書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右集卷五

七

倉廩

傳有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
於已也不必爲已論者嘗擬其出於老氏而非聖人
之言乃今自楊氏先祠之在嵩山寺者觀之益信其
爲孔子之言而大道爲公之景象雖不復見於後世
而猶著存乎人心也初楊之先有名職者元季爲無
錫州同知洪武初與其從弟進道進禮暨從子工部
員外郎德彞遇異僧志道于嵩山遂以山田二百餘
畝施之建刹其事具少師姚公廣孝尚書孫公原貞
記中是嵩山有寺寔自楊氏始也然楊之初意唯以

其僧之可與而施之耳曷嘗有所營度於其間哉志道則感其施因立楊氏祠以祀其先人于以示報本之意至弘治間嗣僧不齊而山田侵於有力嚙之會孫壽府長史公文白諸官復正其疆以歸於寺而先祠如故後長史沒而祠復廢矣然僧於楊氏諸主則尚藏諸經閣而不忘厥初嘉靖己酉寺僧正端修廢舉墜因及於楊氏之祠於是楊之嗣孫縣學生榦倡率族人量材糾工以禪僧費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楊之先復安安如禮始祖宣義郎某位於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瓛工部公德彞暨進道進禮位於左

謂其施山也長史公文位於右謂其復山也自茲以往楊氏之祠其殆永於茲山美乎嗚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營以爲子孫計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盡保宗祊也故若教之鬼猶不免於餒而房杜之子孫且至夷其先祀他尚奚說耶嵩山楊氏之祠雖其子孫代不乏人而寺僧相傳之意則固宛然可掬也貨奚必藏諸已力奚必爲已哉此吾所以信其爲聖人之言而今之世猶有大道爲公之遺也登茲祠而讀是碑者其尚以余言爲然否乎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八

墓表

靜菴蕭先生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童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

察御史時方以言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夤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插虎總鎮以下遞相

剋先生上䟽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培植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玉忻圖中傷用事者曰蕭御史

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啓視倉糧

際居半月

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鎔溫祥在司禮監有權
令二倅折簡爲請先生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始
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
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于先生之前先
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
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圖山川
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畧緩急

以按圖可議

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
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 僂命巡按

雲南值

左脛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
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
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
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 覆
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揚 詞並莊 小
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 之不聽也其諸官師 賢
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 心
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 隆

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 哉
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謚陳謂先提學陳恭愍

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䟽下吏部恐拂臨穎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䟽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搆先生不辯唯䟽求解職

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雖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菴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爲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

芳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

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
先生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
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明
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
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
不爲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
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
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
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
謂先生之化今傳後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

已者因叙次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
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藏於茲丘其封不滿數尺
而關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
公爲尚書檢察庶寮唏噓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
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
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雖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
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入者固其所以
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
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以
輕授蓋士習之汗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

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
若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
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胡松陽墓表

天下名實真僞之際何其相越之遠哉慨自大道風
流古人不作通材秀民養交振譽而學問政事類多
矯飾天下將何賴焉此余於胡松陽之墓所以特爲
之表也松陽少與余同游郡學余見其聞人之善輒
興向往雖課試末藝詞賦微長亦必手錄不遺及其
應舉入太學多與四方名士結納而四方名士亦樂

與之游於是專意身心之學自家庭之燕接以至於
友朋之聚會每覺疊論學不倦恨不卽見諸地行旣
三試南宮不第乃慨然曰苟可以行吾之學亦何必
進士科哉遂就選知松陽松陽故巖邑也蒞任一以
古人之政行之豈弟慈祥從容和緩敦信崇禮節費
省役窮民咸德之至其抑中官怙寵之勢絕上官非
義之干正豪右犯禮之法則又不少假借監司方岳
初亦率多感動然而儉邪醜正直道難容竟以此去
松陽矣嗚呼古今天下此心同此理同孰謂世無君
子哉蓋有之矣然而往往委曲調停以取隆名顯位

如傅尼所謂色厲內荏者則寔未嘗寡也松陽顧能
質心向善銳意慕古而其名位反不能與若人等焉
是遵何說邪豈昔人直絃曲鉤道邊公侯之諺有固
然邪抑所謂非附青雲之士則名湮沒而不章邪然
松陽寧爲此而不爲彼此其人豈易得哉松陽姓胡
名雲字雨之別號霽齋世爲常州無錫人曾祖悅祖
轅父岳俱有隱德爲錫名家按狀蓋出宋安定先生
之後也靈長之緒淵源之學厥有自哉松陽生於成
化丙午四月二日領嘉靖戊子應天鄉試戊戌令松
陽三年而歸歸四年而卒卒之歲乃乙巳四月十六
日年蓋六十矣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塋于西高山
祖塋之側子男四際可行可獻可求可際可行可俱
縣學生君嘗命就學于余塋之前三月君之弟露疏
君歷履率際可等遵君之治命請余表其墓余故知
君行誼之詳者然不能悉書也特表其大者以爲世
風云爾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代聞石塘作

嗚呼此故廣東按察使趙公墓也公塋時震澤王文
恪公嘗爲誌銘以掩諸幽而墓前之石尚未有表之
者至是蓋垂四十年矣其仲子太學生倫以公嘗視

學浙江余爲諸生受知於公詣請表之余因憶公歷履并按其狀而書之曰趙公名寬字栗夫世爲蘇州吳江人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皆未顯至公父某始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沈封宜人公自少警敏風儀秀整爲諸生時即以學行稱吳中宿學多所推讓成化丁酉公甫弱冠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時王文肅公爲祭酒深加賞識文譽日起辛丑會試南宮吳文定公司考校得公第六驚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公初以文學名及是兼治律例靡不通材歷員外郎郎中讞獄明允若素擅刑名之學者凡若干年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嗜不成就學者興起凡所品藻悉協衆望而一經指

率爲名士在浙七年遷廣東按察使甫蒞任即

獄禁和買約束鎮守中官嶺南士民方望其道

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某年月

禧等護其喪歸吳塋茲橫山靈石峰之麓其

人附公居吳江學者稱爲半江先生今有半

于世云子男三長即禧戶州判官次即禴以貢

學次福縣學生孫男四重嗣重道重文重科

吳縣學生類能好學克家以世其業嗚呼公之爲人
光明簡重操持自信不妄從人與人亦無所留隱亦
不恤人喜怒唯是以省元登第歷官且逾二紀僅爲
按察使以死茲可以觀公矣雖然余嘗觀宋自景祐
明道以來崇階膺仕者亦不爲少而歐陽文忠公表
安定胡先生之墓獨稱其爲當時學者之師而因及
於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其於官之崇卑勿論也
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範之著於
師道者則吾浙士人至今稱之公亦可謂不朽矣是
故表之非直成其子若孫之孝亦以慰學者之思也

趙溪翁墓表

古金集卷八

八

俞庭

溪翁墓在平陽絳州三林村北之高原余居江左何
以表翁墓哉先歲丙辰余視師郟延被南臺論歸道
出西安富平富平令嶧山趙君汝陽逆余于境上趙
君博雅好古執弟子禮唯謹余時有馬谿田屬誌未
撰留富平二日文成乃行而邑人頌趙君賢者籍籍
道途越六載辛酉趙君以其祖溪翁墓未有表不遠
數千里走幣持其友人周太學尚赤狀屬余表之按
狀溪翁姓趙名統字仁望平陽絳州人也世家三林
中里孝文性成而任俠慷慨氣志雄視流俗居常每

予筑自言曰丈夫生世當爲天下造福不爾亦當宏濟時艱安能局促居里閭爲田舍翁哉遂挾重貲賈於陝之西寧以茶馬爲貨獲重利盡出以佐國經費賑民乏絕孤姪三人隨行有餘利輒以與之三人俱獲成立嘗收木綿數萬斤鬻于市一僕潛減其衡翁廉知之卽折衡而驅其僕家嘗積粟值歲歉殺價以糶不能償者悉貸之有客郭世昌者失黃金數斤翁拾諸邸舍訪其人而還之於是而土士人稱仁人必曰趙翁趙翁云翁自弘治初年客陝至嘉靖八年始歸四十餘年間獲利不貲然積而能散至家之日囊

篋蕭然人或迂翁翁聞之曰吾豈迂哉昔司馬溫公有言積金積書不如積德吾財雖散而所積以爲子孫長久計者寔多矣獨不見石崇崇身郭況賈禍凡以積財多也時涇府毛太傅致仕家居素剛方重交游慎許可獨嘉翁之行遂定交焉毛晚號圃翁乃以翁家近溪又號翁爲溪翁云圃翁居橋西溪翁居橋東日夕過會會必盡懽徜徉歌詠鄉人羨之若神圃然時富平君方垂髫聰穎異常兒恒隨溪翁出遊侍杖屨圃翁奇之授以孝悌小學諸書且教之以屬對輒解曰興趙後者其在斯人乎因以孫女妻之後兩

翁相繼謝世越十餘年壬子富平以書舉鄉試第二
人明年癸丑舉進士授知富平而文學行誼爲三晉
名士翁嘗謂積爲子孫久計者自茲觀之不有若
契券邪溪翁生于天順癸未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嘉
靖戊戌八月六日壽七十六配馮氏有女德翁客陝
旣久馮爲撫育其子女婚嫁以時生與溪翁同歲之
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甲午正月八日壽七十二
與翁合葬于茲子一名玘者德肖翁式穀其子孫男
一卽富平君名桐汝陽其字也曾孫男女凡六人嗚
呼馬遷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
往若溪翁者豈可以此例論哉客陝四十年所積盡
散白圭富國計然強兵皆其餘事也而拳拳然唯在
于積德以貽後人則先後兩司馬氏之見其權衡蓋
不爽矣余故表之墓道俾覽者審焉

余徵仕墓表

往年涇野呂先生亟稱余承之之賢余行役四方晚
始相見恨其不早承之乃命其子太學生鉉從余游
余見鉉又賢也竊謂其父子若此豈直其所得于師
友者然哉無亦有所本矣歲辛酉鉉乃奉父命出其
所刻徵後錄請余表其祖梅莊公之墓余讀其錄不

覺歎曰余固謂其父子之賢之有本也按錄公名文
義字邦直梅莊其別號也其始祖潛在宋季官于欽
因家于欽之嚴鎮十五傳至公之父思峻生公少貧
困即勤業治生有四方之志既乃盡捐其產涉江淮
賈于大梁不數年至萬金而自奉一如貧時獨好施
示與見義勇爲雖罄所有勿恤余族蕃衍有窘餒者
公爲置義田以給之且推及鄉人講地爲五音塚數
十畝凡死而無歸者塋之嚴鎮有溪黃山諸流所匯
洪濤撼擊民皆病涉公欲爲石梁召工計之工曰費
四千金或可就緒公曰苟利於人雖傾囊不惜也乃

銳意爲之營生累址中分水門凡七高可三丈長四
十丈梁之上柳榭凡七楹飛甍鱗次望若樓臺自是
出途者無褰裳濡軌之患四野頌聲籍籍而公無德
也錄中所載諸如此類皆名卿賢士大夫之言而呂
先生則尤其所可傳信者也公之墓顧可以弗表邗
公生于成化丁亥某月日卒于嘉靖辛亥某月日壽
八十有五卒之日遠近悲訃里人王御史獻芝采鄉
評集衆議私謚曰簡惠卒之七年戊午承之以太學
生爲南京府軍左衛經歷秩滿贈公爲徵仕郎嗚呼
令德考終歿有餘芳若公者豈易得哉公配程氏歸

公未幾公卽遠賈乃盡孝以事舅姑不貽公內顧之慮及公致富而儉素同志凡所義舉相而成之亦以承之貴贈孺人歲已未與公合塋于巖鎮之南生子二長訓次誨承之其字也孫男女凡若干人婚嫁皆士族具載志狀中不書

華室鄒氏墓表

晉齋華師魯氏故職方郎中水西公之子也職方以解元登進士氣志卓犖不肯俛仰從人後官僅止五品華故鉅族饒於貲職方獨不屑治生故其卒之日用度恒不給師魯有父風一切家事亦置不問然而

得以專意讀書問學者皆其配鄒令人有以相之也嘉靖己未冬師魯過余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鄒氏亡矣失一良友也自是每見每以爲言今年壬戌乃自爲狀次其妻令人之世出行事旣又自撰壙誌固請余表其墓上之石余少與職方公同游學而師魯又相知也義不容辭乃因其文而表之曰令人姓鄒氏名淑字德嘉系出宋忠公浩之後世爲無錫泰伯鄉人曾祖賢祖愚父甫皆以隱德聞于邑里令人天性孝友自幼服母華碩人內訓言動不踰則及笄婦師魯事其太姑趙太宜人與其舅職方公姑鄒

且人晨夕候問膳羞必躬承頓順士

待其權

歸寧父母必請於舅姑與夫以爲進止未嘗輕入
戚之門撫其子女愛而知勞言笑坐作之節不以一
毫姑息歲時家廟祀享致謹賓客燕飲洗腆精潔
麻桌蠶織縫紉澣濯之事米鹽細瑣雞豚畜養之屬
無不經畫與師魯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而警
相成恩義兼至師魯每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
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若人亦君之友也
魯自是交益慎職方公即世令人朝夕哭甚哀
事劇一以任之令人初贊師魯績學藝文有樂

機之志旣而師魯屢試于鄉未第令人乃
名富貴命也吾姑則旣老矣君且病矣盍
事母可乎比歲有倭警師魯與令人奉母
人感觸時事食飲日鮮每祝曰壽考非
及吾夫之存而終焉足矣竟以己未六月
而卒距其生于正德庚午九月二十五
一男一曰奇采孫男二知剛知柔卒之

月丙申卒 茲寧山先塋之次嗚呼

號稱奇男子者且或靡然從風

又何可以多望哉乃令人之全

罕且大觀達視有和靖母之志憂時感事有漆室女之懷雖古賢淑何以加茲夫如師魯寧能不圖表於其墓邪是故爲之述而書之

華余溪墓表

瑞州郡守無錫余溪華公之卒且葬也其仲子刑部君自爲狀同伯季三人詣余請表公墓謂余故知公且平生不爲諛言可以信今而傳後也余憶少時嘗問學于錫遇公與其兄守默於尹湓寓舍每聚輒講論移日最後與公同什五師復申舊盟感今思昔而公墓之表余何忍辭公名舜欽字叔俞余溪其別號

也華爲無錫望族按狀系出春秋宋戴公元東晉有孝子實見史傳宋南渡時裔孫原自汴徙家于錫之隆亭洪武間宗韓自隆亭徙鶯湖再傳至仲諄仲諄生思淳思淳生楷楷生恩號愚坦配鄒氏生子四公其季也愚坦以公貴贈戶部主事

公安人公

自幼秀慧六歲卽能屬對日記數百言正德癸酉公年十五入縣學又明年三山張公爲提學御史沙汰諸生歷考各學所黜殆半時錫人諸生唯附學人數最多張公按試得公文獨加歎賞首附補廩巡按御史邵陵唐公復試之又極稱嘉公由是名動搢紳咸

謂旦夕當掇巍科既而屢入場輒下第人皆爲公不平公獨怡然嘉靖丁酉公始舉于鄉主司貞齋江公稱公論語義冠場是科江失當路意指摘其程策中語上聞通榜舉人盡行報罷公亦不以爲意及事經公遂登辛丑進士授知會稽會稽爲浙東劇邑民俗輕生好訟多萋菲之獄公與約法凡致命者限地與時必先口告驗實始令具詞遂致刑清訟簡徭役催科悉釐奸弊凡古循良之政以次舉行吏畏民懷搢紳悅服又明年癸卯遭父喪奔歸哀毀營葬如禮丙午復知大名大名九河聯絡之地漳衛二浦與漳沱

流沙衝激時壞

公倡議築隄水患頓息民皆歌

名曰華公隄勒碑知之清馬政定里甲凋敝之邑

煥然一新先是學政廢黜人無科第公捐俸作興時

勸以試士心感動競趨學業城南舊無門日者以爲

不利科目公即爲創建自是舉于鄉者二人迄今接

武而起人謂教化氣脉相符也發之撫按以公賢

能屢上薦章戊申部院叅校首疏公名題覆檄召入

內將考選臺諫公以母老未封願就推陞銓曹欲公

稍緩候選公爲母之念堅不可奪因授戶部主事公

恪恭厥職勞勩弗辭己酉擢稅河西務閱法漕糧至

河西留回商空船分載以防阻涸官給之直法久弊滋運軍多方索詐商船商船苦之請託貴人求免於是商船漸少輸運益煩其不能請託者屢役弗獲完歸偏累滋甚公植木於水以定淺深量運多寡以給價直更番遞免索詐請託皆爲嚴禁是歲漕運早完大裨國課庚戌監兌浙江事竣還部值虜犯京城

奉廷命將出師簡公餽餉明年辛亥往復密雲通州諸處士獲宿飽是秋公滿一考父母與妻皆獲恩典壬子摧稅九江勤於稽放商不留行癸丑遷員外郎署郎中掌司事度支庶務出納平允甲寅秋再考實

授郎中冬十一月陞瑞州知府聞母喪奔歸時值倭夷猖獗急舉襄事亦悉協於禮丁巳春服闋家居京師考察罷官時有中公者公罔聞知辛酉仲子啓直舉于鄉明年壬戌以會試第三人成進士公頗寓書唯在知止足慎名檢蓋華族多富公獨安貧故以己之素履爲家訓也戊辰七月患腹疾醫藥罔效八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私已未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配錢氏封安人先分二年卒子男三長啓中國子生側室丁出次即啓直刑部主事安人出次啓端

側室龔出女五人孫男女九人凡諸娶嫁聘字皆士

大夫世族詳具刑部狀中公卒之又明年庚

從從父命卜以三月乙酉葬公于永安山之

鄉安人兆合焉嗚呼世之士人多不自愛惜

自愛惜者又言論行事犯世之忌以格于

人之無良亦其有以自取也公謙抑自居

才足以經國庇民德足以還淳易俗正宜置

以膺大用乃亦竟止於是也豈亦公之恬淡夷

登權貴之門而諸在要津者猶不能忘情于公耶

然太史公謂天道平分常與善人小于其身于其

人吁嗟乎公存順歿寧其視官居鼎彝而子孫有

不逮者相去何如邪樹石勒表永貽令聞百世之下

欲知公者其尚有考於斯文

劉處上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表

萬安劉子汝昭爲諸生時嘗從余問禮及舉于鄉三

上春官不遇領教淳安擢令太和隨在以政教著稱

太和起復改令富陽訪余山中接之甚歡而其容

有盛問之蓋父母俱亡矣乃再拜謂余曰二親罔極

之德不能圖報唯墓上之表敢以勤執事因出所自

爲狀懇請余辱在通家誼不忍辭遂按狀書之處士

君姓劉氏名某字某別號清泉吉安之萬安人劉之

君姓劉氏名某字某別號清泉吉安之萬安人劉之

死由廬陵之櫟塘徙萬安之長江洪

者徙今之良方維善生某君高祖也

夫娶郭氏生君君生甫八歲而母卒

輒呱呱泣下事父盡孝及壯權父喪

弟由盡友愛產業多推讓之恒拯人之
而人或侮之不校也性曠達不屑家人
服徜徉畝畝罕入城市居常乘輿每攜
必傾樽盡歡曰人生貴自適耳雖富貴亦何

人談勢利事輒顧左右而言他曰吾不願聞也

里稅不問出納人有逋負輒爲代輸多得里閭之
心而君之家事自是日落亦浩浩然不以爲意

江右士子黻習戴記遣子汝昭從名士游而經傳注
疏命之無不究析曰禮以經緯上下人非禮無以

無徒爲決科之利也君之晚年嗜好儒術蓋又加人
一等矣歲癸卯除夕君熙酌酒娛樂環視諸子謂

汝昭曰汝長當撫教其弟又曰所貴賢子不葬祭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丁也詰朝無疾而卒時嘉靖甲辰

正月一日也距其弘治癸丑七月十九日年才

十有一嗚呼人謂死生亦大矣自君視之夕而訓

已而捐館殆夢覺於死生之際哉此亦可以觀君矣
某年月日塋于邑之新塘廟背亥山已向君娶張氏
諱某邑之橫塘世家在室時其父碧峰君教之讀古
內則孝經論語小學列女傳諸書及歸猶能記誦以
訓子女嘗以不及事其姑郭言之輒泣下每忌日必
躬祭饗處妯娌御戒獲綜理內政咸中矩矱相夫子
順而有則雖值家落而黽勉於有無之間雖孀居二
十餘年而卒能教子取科第以登仕籍且諄諄以無
曠厥官爲訓所謂無成而伏有終者其殆孺人之謂
矣孺人生于弘治甲寅七月八日卒于嘉靖乙丑四

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二某年月日啓清泉君之兆
合塋焉子男二長即汝昭舉乙卯鄉試歷官富陽方
輿未艾娶郭氏次汝時娶蕭氏女一適郭懷施孫男
三長士遷娶官保尚書朱鎮山女次一遇聘郭氏次
士迥聘太和縣學生陳宗徵女孫女二長適賴可圭
次受張如普聘皆士族嗚呼雞鳴昧旦勤業親賢詩
人猶且歌之以爲世風矧君之夫婦義方教子學古
入官蓋又不止於斯也余故特爲表之而繫之以銘
銘曰於維劉君卓犖不羣韜光山谷氣凌松筠
厥配代終守貞教子學禮立已立人爲君子爲社

稷臣差爾夫婦有子如此

若存合表斯丘未貽

令名

憲副畏齋薛公墓表

吾常古延陵郡吳公，札所封札以禮樂見推于上國，迨卒，至申浦，吾夫子表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蓋謂其達於理學也。自_一兩楹夢奠禮墮，樂崩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傳孔門之餘緒，斯道賴以不墜，然皆西北之產而東南。眇予其未之有聞也。至宋政和間，楊中立承伊洛之傳，僑居于常，於是常之屬邑武進，則有鄒志完父子，周伯忱兄

弟無錫，則有尤延之師弟，宜興則有唐彥思，皆知以道爲學，而寔爲東南之倡矣。未幾_一禁旋作，宋祚_一衰，迨我洪武，崇尚理學，迄今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司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皆以理學聞于時。江陰人文雖盛，其以理學聞者，則尚未之有也。畏齋薛公，應登者，其殆衰然而崛超者乎？公諱甲，字應登，畏齋，其別號也。常之江陰人。父浮休先生諱章，憲以文學名，娶張氏，生公公，生而穎，_一有異質，年二十五中嘉靖壬午，應天鄉_一。已丑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遂以言忤當路，謫湖廣布

政司照磨壬寅量移浙江寧波通判又三年乙未陞
保定同知明年丙申陞江西南贛兵備副使在贛五年致
備又四年庚子陞江西南贛兵備副使在贛五年致
仕歷任政績皆種種可述具在公年譜中而公平牛
所自爲者則不屑屑於是也公自弱冠時即謂文人
之文於身心鉅一遂潛心晦菴之學迨入仕後得陽
明傳習錄讀之

其教而以象山爲宗曰解縛者
陽明先生也不然桎梏死矣時四方從事陽明之學
者所在羣起公皆歛衽下階按公年譜在京師則會
于白塔寺在江西則會于青原山居鄉則約諸友登

名山之游徃徃會于僧舍雖所會者其人未必盡誠
而公之探討服行務求良知之究竟知行合一之本
原則皆真心實意以冀其必得所歸而畧無徇外爲
人之私故年愈邁而志愈勵汲汲焉未嘗少懈所謂
朝聞夕死斃而後已者公寔其人焉歲辛未公年且
七十有四矣特顧余山中余迎之竹樹間值雨過石
滑公累步艱行余進而扶之公即笑而言曰陳確生
長東南不識伯淳猶可委也吾爲魯人不識東家可
笑也哉吾是以來余問云公謂近見石考亭錄謂
晦菴之言孔子教人之法象山之言孟子教人之法

不覺恍然而悟前人數百年之爭辯吾輩數十年之講求誠費辭矣不然良知之言又一桎梏也吾敢不以筋力爲禮而不至君一拜耶余謝不敢當而心服公之真切爲道蓋誠不在於附和趨時聲音笑貌間也余方將從公以末餘年詎謂不逾年而公遂易簀矣余旣爲文哭公而公之子逢等乃衰經詣余稽顙請表公墓余謂公之蒞官行政不表可知而江陰之以道爲學則寔自公始惟其道之是否而不惟其人之從違惟其言之當否而不惟其人之顯晦亦唯公爲能之也謂公爲豪傑之資聖賢之學亦何過哉是

故表而出之俾過公之墓下者得以覽觀而興起也公生于弘治戊午十月二十四日卒于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娶華氏子男四長某次某縣學生次某恩貢生早卒次某太學生女幾孫男女幾具在誌狀中所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藝文類稿行於世

蕭悼子暨配節婦季王墓表

嗚呼此我

明蕭悼子暨配節婦季王墓也墓在關

中高陵崑沙鎮之北隅江左薛子曷以表之往歲乙

卯秋悼子之孫今禮部君自脩以諸生試于其鄉時

薛子視師廊延暫輟兵政執事場屋拔其文之優者
遂得自脩因預聞悼子季王大畧未悉也今年筭置
夏禮部不遠三千里以谿田馬光祿公所撰悼子季
王合塋誌銘示余晉陵山中請必表諸墓道按悼子
姓蕭名憲高陵人悼子之高祖廷禮生鶴鶴三人
鼎舉洪武丁卯鄉試求樂戍子選授兵科給事中尋
改工科出爲懷慶知府以直道顯後其諸孫偉爲長
葛教諭雄爲石泉令代有仕者唯鶴生博博生冲三
世皆未顯冲娶雷生悼子穎敏秀整溫雅沉潛白

即有大志曰自吾高祖而下吾爲冢孫高祖之別子

顯者相仍矣而吾曾祖以下乃獨否焉吾又不奮將
不遇佚前人光耶於是就從兄昂學易玩索課誦晝
夜罔間勿卹勤苦以祈必遂所志乃連遭大艱哀毀
骨立遂嬰弱疾而卒年甫踰冠士大夫傷之私謚爲
悼子云厥配季王同里處士王明女自幼聞孝經小
學列女傳諸古訓於父所及歸事祖姑舅姑與諸伯
叔舅姑服食咸宜族戚鄰里見且聞者罔不贊歎曰
季王之賢且能一至此也悼子卒時久而不瞑季哭
且呼悼子忽醒謂季曰吾不幸短命死矣止一子甫
三歲今汝復有脹男女未可知汝少當事人吾初欲

亢宗今乃無遺類已矣季撫而泣曰君疑妾謂未見
即死以相從也當令君見之遂慟仆於地爲求訣狀
悼子曰余豈疑君君死不難保孤爲難前言激君蓋
重托君耳季垂淚言曰君死妾保孤少負君神明與
君共殛之悼子遂瞑季痛哭屢死復甦乃後三月生
一女彌月莫告於悼子之靈哭盡哀無何大疫祖姑
及仲叔季諸舅相繼歿家人懼染咸避去且勸季季
曰仲姑病吾避去誰與侍湯藥且吾寡婦死則死耳
將焉往哉旣而仲姑愈季王一無所染家人歸咸服
且歎曰豈貞孝者固神明所佑邪涇陽有劉典膳者

東坡志林

二而

富而鰥素知季賢謀季親嫗爲媒緩言曲說將奪其
節以妻之季直斥之曰吾以嫗爲眷屬故與爾接不
意辱吾至此爾謂吾輕節而重死也吾不爲先君子
託撫舅姑諸孤吾捐生嫗前特反手耳能忍此辱邪
嫗慚懼而退未幾田隣與耕僕爭誣以人命成獄連
年辯誣不白叔姑恠死外侮沓至仲姑季姑懼俱改
節他適家業落盡季紡績育孤卓然獨立劉姓者聞
其賢而不諒其節益欲得之復萌前念賂季二從舅
強圖之季抱攜諸孤跪且泣曰生爲蕭氏婦死爲蕭
氏鬼誓夫棄孤以同於狗豕寧死不能爲也二人知

不可奪遂潛呼劉車入門強其妻輩掖以登車季即
赴井投入妻輩驚駭援而出之而季且垂死矣皆歎
息罷自是無敢有與異念者時家人散亡幾盡母雷
暨姊孟玉老孀無依皆迎與同居及悼子弟妹漸長
爲之黽勉嫁娶舅姑所遺者悉以與之男韶幼多疾
撫摩腹育愛而知勞稍長即遣從谿田馬先生游韶
時與平涼趙君時春涇陽秦君世顯皆方總角提學
漁石唐公歷試諸生以三人爲奇齊名關中而韶獨
爲孤子君子皆推母季之教所致也嘉靖乙未九月
八日季感念曰此先君子忌辰吾不死又三十一年

矣痛哭久之遂坐而逝悼子生成化丙午卒於正德
丁卯年僅二十有二季生成化辛丑十月迄悼子忌
辰年五十五嗚呼悼子之志大矣不幸早亡而功名
事業不槩見於世其刑于之化微於季王者則固皎
然烈日嚴霜也其子韶少即以文名而又滯於所遇
冀旌母節未遂奔走以死其婦高亦竟守節以報其
夫而媲美於姑蕭氏一門之孤嫠貞孝可謂上通於
天者矣卒之韶子自脩奮起賢科歷官禮部叫呼闡
闡雙節並旌韶亦贈爲國子學正夫豈偶然之故也
哉太史遷謂天道乎分常與善人季王一生保孤之

節悼君父子兩世未酬之志回天所以昌其後者未
艾也余因表悼季之墓而併書之俾世之人得以鑒
觀而興起焉

卷二十八

三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八

10231

